說苑卷第八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沛郡劉向上

尊賢

明　新安程榮校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

於乘欲覇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
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
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
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
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
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
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
人桀用千羊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
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
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
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
刦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
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寧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
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尊周室覇諸侯晉文公
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
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
陳從鄭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

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萊
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
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不先得賢也
至簡公用子產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
去强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强楚之患故
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
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
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
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

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世
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
愼也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
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
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
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
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
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
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

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柰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

隣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寧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髕脚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

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
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縣
縣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而風感而動乎心寤戚
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嵯孔
子爲之下車堯舜相是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
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
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
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
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
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
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覩
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
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
霸而厲公以見弒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
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
以刼於望夷其所以謀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

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蘭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賢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慕舊家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已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由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

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均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

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士
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卑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
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
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
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
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
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
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

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
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
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
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
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
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
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
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

其聞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
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倭胥丘負
容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
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
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
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
凡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
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此也此四得罪
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此國士存則國
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
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
拑者無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
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
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子矢和調而
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
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
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

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
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
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姦軌
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
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
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
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
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
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士
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
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
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
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

暮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單盖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而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馬宣王曰古者所好

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騶駟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厨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厲鶩有餘粟紈素

綺繡靡麗堂榭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撼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遂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聞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爲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訶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

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耶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辯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瞶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

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
吞二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
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瞶曰今日諸
君皆爲瞶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
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
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
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
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
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
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
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
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貧不能臨貴桓公以
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

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厲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鄭魯子辭於鄭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鄭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子韋不從來又復貴之君獨不慨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用子韋故至於亡今

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迹扳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恩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

按此條複出而語較吁

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爲寡人用之於是博士淳于髡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不應三笑不應王艴然作色不悅曰先生以寡人語爲戲乎對曰臣

非敢以大王語爲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
飯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
之後世洋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
王乃立淳于髡爲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
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攻齊
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
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柰何對曰易知耳
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
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
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聘子將楚發四封之內
王自出將而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
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
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聘子將楚
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
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
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
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

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貴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聘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寡受浮而飲之嘗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黯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爲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二而棄之何良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二何也曰

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反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術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第八終

說苑卷第九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馮翊使浦都劉向上

正諫

明　新安程榮校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爲也是

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令寡人有國家立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

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袵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眛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

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爲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吳王欲伐荊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操彈游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羣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猨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

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爲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爲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爲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待中左右貴臣倶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宴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萯陽宮（一本作櫟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蔡其舂肉幹四肢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夫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臼之茅焦邑子同食者

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煑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劒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邪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萯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

會者盡茅君之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民之勞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桀不用子豨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

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色作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謝於一劒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猨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絶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游不可不親也王登車而捐其背曰荆臺之游與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幸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諫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時柰何令尹子西曰願大王山陵崩陁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鐘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
反得舟（一作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
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澤
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
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
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
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
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
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

保申曰臣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
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
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黄之狗折箘簬
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
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
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
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晉平公使叔嚮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
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狗

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冊奚以敬民
叔魚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
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
異也於是平公乃罷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有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
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
臣有癡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
曰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
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讀也簡子
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讀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
今復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
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
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
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
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
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

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
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
是乃召燭雛有罪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
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
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
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刖跪擊其
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款
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
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
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
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
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
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
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

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簟籧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司馬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簟籧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琴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

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一作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疎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利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

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
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
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
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
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
專愎强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
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
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
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

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
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
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
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
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
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
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
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
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

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
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
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
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景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
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
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
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
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
也

魯襄公朝荊至淮聞荊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伯曰
君之來也為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何為還大
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為國家之利也故
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荊也畏其威也大義人
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
往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
矣執政未易事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
人其讐滋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

不若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

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迹絶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絶薪止火而已不絶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磨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絶可握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脩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

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絶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

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第十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漢使者沈郡劉向著向上

明　新安程榮校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誡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誡無垢思無辱夫不誡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

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愼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

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
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
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
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
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
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
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
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
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
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
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
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
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
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
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
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
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

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
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
語諸弟子者乎常樅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樅曰
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
謂其不忘故耶常樅曰嘻是已常樅曰過喬木而趨
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樅曰
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
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樅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
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樅
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
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
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萬物
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
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
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
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

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徵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道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殲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必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夜慎之則無災害

魯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

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單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官成病加於罷快曰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謁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

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
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
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
作孽不可逭
石讐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
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
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
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頃公
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强國富又得霸者之餘
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
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
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
於鞌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
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
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聞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

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寖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脩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稱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止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讓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寖浸亡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

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
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
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
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
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
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
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
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
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
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
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
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
告子於是子贛參偶則貳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
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
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
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

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君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君卯之賢王曰以孟嘗君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浡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寢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

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再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再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士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鬪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謙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桓公舉觴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

飲堅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
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
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
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
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
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
也非以殆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
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戒吾

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請
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先君一
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敗隣國之交而
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
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樞畢尚
薄屋無哀吾喪也興師下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
聽先軫興兵要之殺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
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
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

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從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壞法裂絶世祀荒淫于樂沈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絶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

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
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
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
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氷行身如此豈以日遇禍哉

晉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
晉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愛而不
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
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

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
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鎌帶索而哭
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
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
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
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
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
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

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
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
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
天蓋高不敢不蹐謂地蓋厚不敢不跼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盡得
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
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愼所從不
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愼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
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湔漉
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
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誖者窮辱之舍
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
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
報福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
在於得人愼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

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跡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同其身必愼五本一曰忝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勑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消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愼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汜者何釋恭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十一月十八日校

說苑卷第十一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漢者沛郡劉向著上

明　新安程榮校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寶之珎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

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柰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强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荊。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荊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荊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荊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善者入門而右。不善善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惟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問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

老無徵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問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問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脩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後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待申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

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劒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

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
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
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
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
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弓、則論乎、王曰未論也、於是
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
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論其所不知、而使人
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
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
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緩因針而入、不因針而
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
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譬、韓氏之虛、
天下疾狗也、兎而指屬、則無失兎矣、望見而放狗
也、則累世不能得兎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
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
隅爲之崩、城爲之隳、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

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穆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劒而築於秕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强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循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荊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

而遂偞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鬋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眞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鬬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嚼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子晳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萬芘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袿會鍾鼓之音畢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枝澤予昌州州餽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晳乃檢脩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晳親楚王母弟也官爲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令君何以踰於鄂君子晳臣獨何以不若榜枻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

過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
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
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
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
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詘折[illegible]厭襲於窮巷無所
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佳離遠赴絕國無復相
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慼盈
匈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

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
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夏邃
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
鬬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綵色以淫目流聲以
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
則馳騁戈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
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
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
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者

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之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讐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讐於弱薛。讐之猶靡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竪子。樵采薪蕘者。躋躅其足而歌其上。無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喟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邊伯王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聞上客將何之。邊伯王爲之輟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邊伯王曰。謹受命。邊伯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邊伯王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邊伯王曰。楚最多士。

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蚤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蚤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晳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晳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

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柰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曰

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柰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奏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

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凝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太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

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赦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效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

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梃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梃撞乎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

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

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庚辰七月初旨校宋刊本　藏園

說苑卷第十一終

說苑卷第十二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漢光緒漢郡劉向著上

明　新安程榮校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

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
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檀生事春
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檀生事春秋譏之
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
君無危而檀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詁故易無通
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
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
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
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
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
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
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
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
子虎徃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
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
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

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
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
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
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
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
卒赦解揚而歸之晉晉以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
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
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
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
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
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
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
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
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
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搶地耳何
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

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禝厲於天士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

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緤北犬。敬上洎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衰。則能勝之。賜之斤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

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倉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慁上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在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秉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

相曰爲之柰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
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
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
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
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食魯攻於魯矣魯君乃
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被衣不趨魯君
氣
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饑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
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
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

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忽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若
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
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
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
相與出周南門刻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
令其罪若此刻羊矣臣之君固以刻羊不懼矣不然
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
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柰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

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
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
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
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
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
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
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
下刼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
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
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
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
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
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
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
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强楚爲天下興
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

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踦躡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焉使者曰冠雖敝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懼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爲二三子慚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

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
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
時過敝邑敝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
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
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侯令逐韓
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
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延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
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蹴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
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
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
之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
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慘然避位矣王曰吾
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
巡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巨事不能者必勞大事
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負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
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佳也如臣豈能以道食

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傑而譽
高概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俎晏子不剖而并
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
者不剖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
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刑刑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
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
過王而行於是刑王齒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
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
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友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
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
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荊而盜得
無土地使之然乎荊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楚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
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
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
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

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故宜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秦楚敝兵秦王使人使楚楚敝兵秦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古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敝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棫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歇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滒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

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敦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敦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荊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讐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尸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搤平王冢管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馬鞭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稍矣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童童者獨爲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遽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其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

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卷第十二　　有月初三日校於清華軒

一有者字

說苑卷第十三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漢侯者沈郡劉向著 向上

明 新安程榮校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

一有旅字

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
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
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
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
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
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
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龍興於朝其四
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
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
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
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
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
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
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
也其知一作其言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雙鳥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

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潭鳴犢舉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潭鳴犢舉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剖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廟乎孔子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

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猷曰之
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
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
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
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
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
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
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

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膺而指。所當者莒也。
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
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膺。是
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慮
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
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
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
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

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
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
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
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
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
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
踦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
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
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
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
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芮令三十九物以告屠
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
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
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
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
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賦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灟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臣竊生慮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及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弃美利而偕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

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後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隣窺墻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墻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

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爲主我爲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墻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人竪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竪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歿竪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

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
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扳宜陽明年大旱民饑
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
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
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
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
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

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
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
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
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
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
蓄積多其國富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
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
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

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
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
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亡者豈
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
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
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入之右人必害之
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
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
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
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
書者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埃傍有積薪客謂
主人曰曲其埃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
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
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
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埃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
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
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

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突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穀千斛。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莒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使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禮彼以與婦人遊子貢見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與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堂嘗嘗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諸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栢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重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之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

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
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珎異是聚夫
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
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
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
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
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
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
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
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
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
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
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
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

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荊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

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
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
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
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
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
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
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
鄰境道易通仇讐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

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
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夫饑何哉亦猶淵
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
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
服仁人不以餓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
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剸澤靈公未喋
盟成何涉他捘靈公之手而樽之靈公怒欲反趙王
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

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友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友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賛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夷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弃毒於人則不靜余恐弃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舜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

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太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焉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十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鬼安陵纏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倒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卑無辭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

愚陋顧委智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朞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朞年江乙復見安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子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遁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泜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子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酌酒

字本故字
在然下非

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洋而擬邊城智伯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車過五乘愼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衛衛

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猳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故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傅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第十三

庚辰七月初四日校

藏園記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沛郡劉向上書

新安程榮校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躧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

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

諸侯以下提行

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特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强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珎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民、非特鬬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

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
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
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
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
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
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
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朁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
茂昌、不賢則速亡、女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
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
賢、三王世繼、孰是孰非、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
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
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
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
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
非陛下所能行也、奉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
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
請說之、陛下築臺千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

之虞簒婦女連百倡優累千、典作驪山宮室、至雍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駭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閭然無以應之、面有慙色、久之曰、今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鳥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鳥鴈食以菽粟、君之簒妾何爲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延及後宮之簒、何爲其無德也、顧臣願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

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顏雠由、於齊主寺人瘠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雠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雠雠與、寺人瘠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遠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孔子主雠雠與寺人瘠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脩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

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止子是無以爲友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

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諸侯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貴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羣賢路。尸祿素飡。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絶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地三百。號

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千乘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生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饗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矣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採兄
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
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
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爲無道故伐
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
號君聞之羣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
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
保國也私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
謝之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
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
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
剛而不折今舍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爲理不端
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也何廷理之駭於法也
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
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
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譬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
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

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舉予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踩雷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馬蹄踩雷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興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諸侯

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云云又曰某子以爲云云何若其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當從其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其子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勝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

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
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第十四　七月初五日校於清華齋軒

十一月二十日校